所知錄

所知錄卷二

錢澄之著

永歷紀年上

上御諱由榔初封永明王神宗皇帝孫端皇帝之第四子也端皇帝諱常瀛爲神宗第五子以萬歷二十九年封桂王天啓七年就國于湖廣衡州府崇禎十六年流賊張獻忠陷衡州王卒宮眷走粤世子次子俱被執王與第三子安仁王先違廣西王病後至永州界爲賊所獲縶道州將送諸賊營會上疾賊語上當以何日愈治行上漫應之曰乙十四及二十三日午時忽傳大兵至

上以為賊至也已見賊衆登陴則廣西征蠻將軍揚國
威後國威陞請江王為逆戮于閩上即位官其子達其旗鼓將焦璉領兵四千
救上攀城而登賊大潰遂入城見上破械出之扶掖
上馬上不能騎賊衆且至璉負之行里許渡河得免湖
廣巡按御史劉熙祚遣人護送至粵西從王僑居梧州
崇禎十七年王薨宏光時謚端王允王妃王氏扶櫬回衡州已葬于梧州是為興陵上即位
追拜端
皇帝次年思文皇帝已位福州晉付安仁為桂王徙
居肇慶府隆武二年閏虔州警滇逼梧州未一月王薨
上嗣位思文帝語廷臣曰此永明之天下也永明神
宗嫡孫正統所繫無朕子後當屬諸永明先是瞿式耜相

新任廣西巡撫將赴桂林值靖江庶人亨嘉謀逆自稱
監國式耜遂留梧州庶人率兵至梧執式耜并脇取勅
印先用小艇載入桂林兩廣總制丁魁楚聞之急調兵
與戰于梧州敗之遂命參將陳邦傅趙千駟嚴遵誥都
司馬吉翔等乘勝追至桂林庶人懼復請式耜莅任式
耜陰結其大將國威中軍焦璉與邦傅等合逕破桂林
擒庶人捷聞封魁楚平粵伯晉式耜兵部右侍郎以晏
日曙為廣西巡撫式耜既得代遂留寓肇慶府會安仁
莞式耜語見上姿表非常且多瑞兆心竊異之乃與肇
慶府知府朱治憪謀迎主肇還舊居也及丙戌九月閏

汀州之變思文崇慶式耜倡議以上賢明仁孝為神宗嫡孫以賢以親宜正大位遂與宗室容藩原任簡討方以智戶部郎中周鼎瀚肇慶府知府朱治憪等同心擁戴而粵督丁魁楚時駐南雄聞閩變亟至肇慶以奉有迎駕之詔上躊躇不決會閩中貢輔河吾騶自閩奔四貽書魁楚始知無駕可迎于是大司馬呂大器自柳州至李永茂以守制自韶州至〻是相與定之計合詞進箋以丙戌年十月十四日監國須詔楚蜀滇黔人情翕然加魁楚大學士兼戎政尚書呂大器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永茂請終制其餘陞進

有差十六日贛州陷報至舉朝洶洶司禮監王坤趣上
移驛梧州式耜等力爭之不得以十月二十日趣梧而
蘇觀生遂于十一月初五日擁至唐王于廣州初觀生
奉思文命至廣募兵駐南雄及汀州陷奔回廣州過三
水關上監國以已不與議遂不至肇諸公而以觀生棄
南雄撤兵擅歸不令與議會唐鄴諸公自閩航海至廣
鎮將林察迎之海上觀生聞之于十月二十九日擁唐
王入廣州城以十一月初二日監國初五日即位改元
紹武此中監國之詔未達彼中監國之詔先頒矣先是
唐王遣主事陳邦彥來肇通好時上已移驛舟中召對

邦彥曰大瀆之序因應屬王不如早正大位以繫人心魁楚等然之上授邦彥兵科給事中未及回廣聞唐王已正位號于是魁楚等指定議迎上還肇以十一月十八日即帝位以明年丁亥為永曆元年頒詔中外遣兵科給事中彭燿往諭廣人燿廣人舊為奏令有餘勝入廣極陳正統所在又宣示大義觀生不聽燿語不避逕數燿即日遣兵向肇前大學士陳子壯致書式耜請力誡觀生而趨兵東下是時王化澄代丁魁楚總制當督兵化澄庸懦且懷觀望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請代澄化出迎命以原官督諸軍下與廣兵遇于三水廣兵敗棄

塍追至海口敵因東南風作用火器以攻我舟我兵登岸陷城中全軍俱覆佳鼎與僉事夏四敷同死於水十二月初十日方命將軍閻北兵以輕騎數十突入廣城城執紹武觀生自縊救勢漸逼三水而上司禮監王坤復趣上西行避人于二十六日登舟瞿式耜方視師峽口聞之亟返肇力挽不得丁魁楚等遂扈駕而上陞嶺西道朱治憪為廣東巡撫留守肇慶式耜部署畢疾趨梧上已趨梧而西又五日矣魁楚至梧州為其標將蘇聘所戕從梧轉入岑溪王化澄攜中樞印走浔州隨駕者戶部尚書吳炳翰林簡討方以智文選司郎中吳貞毓給事中唐誠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靁吳德操洪士彭

掌錦衣衛事馬吉翔十數人耳

王坤者先朝舊璫本名宏祖自南都陷入閩思文屏不用至是宮府草創無習故事者留為司禮秉筆頗弄權而外廷亦蓮貴緣以進如周鼎瀚本部戶郎中內批改給事中瞿式耜曰瀚居部倖深且有擁戴功應陞卿寺令破例而改之非陞也何以示新政朕瀚在給事卒得給事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驟陞兩廣總制兵部右侍郎林佳鼎代王化澄督兵出則晉化澄右侍郎掌

中樞印令呂大器以病去墨勅陞化澄為工部尚書皆出于坤大學士李永茂以守制不入直僉請專至講筵永茂疏薦十五人坤疏以己意去取其間永茂曰上方以啟沃責茂々以十五省人才進而去取之是有言不信也敢知經筵事乎遂辭身去已坤復疏薦數十人科臣李⿱耂非等疏論內臣不得薦入坤大怒比逐⿱耂非等其橫如此（⿱耂非尋為都御史遷撫郴慶與陳邢傳不倫以計救之看其一門）然上以坤習知宮事左右道衛故特覩之凡令卒西幸者再羣臣要留不得坤皆之為也

初丁魁楚既與呂大器譖式耜請上監國而王坤遣自閩至魁楚深與結納遂用為首輔名起蔚大學士陳子壯聞魁楚秉揆遂力辭不赴魁楚復與呂大器爭管戎政不協大器因上有西行幸之意自請留守東方未幾由梧而韶再至梧入椰遂名之不出未及與登極大典矣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坤再趣駕西上〻在楚時班行多楚蜀人亦勸上行上意遂決以丁亥正月元旦蹕梧州由府江趨桂林魁楚棄上走岑溪抽鐩相為北將李棟成追及之盡獲其輜重婦

女之甥楚妻與成棟有仇及是薙髮迎降成棟不禮藉其家口數百人凡男子無少長盡斬之甥楚在坐哀求免其一子成棟笑曰汝豈望活尚求活人耶併殺之吾猶見其一孫終教歲為羅成燿子

永曆元年辛亥十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大學士同瞿式耜入閣辦事式耜請駕駐桂林聯絡湖湘控制兩粵〻楚用兵易以策應司禮監王坤力主幸楚是時肇慶已陷北兵在梧二月初五日北將李成棟自梧州襲平原梁屠列營以精騎直犯桂林兵潰陽朔上遂决去幸楚二月十五日駕發桂林司禮監王坤錦衣衛馬吉

糊庵從命瞿式耜為桂林留守大學士吳炳隨行式耜請暫駐全州去桂稍近軍機易以呼應從之二十五日平樂陷守將陳邦傳走柳州北兵乘勝直上〻在全州命全州防守副將焦璉率所部兵盡入桂林為治禦計璉初以破靖江有功陞參將駐黃沙鎮至是聞命星馳赴援至甘棠渡水漲浮橋斷搜漁舟次第濟渡三月初二日北兵破陽朔初九日到劉仙巖下璉以初十日抵桂林城十一日北兵突至有數十騎衝入文昌門直上城樓下瞰留守令箸天[張]如兩式耜方綬帶從容怨御見戍上鐵騎馳驟詰曰豈口口耶急召璉〻兵悉散遣

領粮一時不集璉方裸不及披甲挾弓矢趨至城下連發數矢斃其二騎璉亦被射中臂拔鏃更射又斃數騎騎率徒步追之兵亦漸集乘勝奮擊連砍十餘騎皆敵中驍為衝鋒破城者敵氣奪遂大率追殺數十里北兵退屯陽朔桂林以全是時定蠻侯劉承胤從武岡川入衛頗尊朝廷惡王坤弄權蹤逐之向吧閣鼎瀚卿寺官專恣不為禮聞桂林有警即遣勁兵千人赴援兵未至而敵已敗退承胤以擁衛功晉封安國公未幾請封錦衣衛掌衛事馬吉翔東司房郭承昊西司房嚴雲從伯爵以酬扈駕之勞于是吉翔封文安伯承昊遵化伯雲

從清江伯御史毛壽登駁參全台無尖石功何得撥遣
鎮例晉五等給事萬六吉御史吳德操熊論之吉翔等
結壽登疏出編修劉湘客指瀚昇復造蜚語為董卓淮
汜之說以激怒承胤承胤訴諸上逼上立下廷杖有旨
縛壽登湘客六吉德操于行在午門外承胤復力爭申
救得免皆奪職承胤與吉翔內外交結蓋汳庇不可制
要上幸武昌嗣瞿式耜屢疏爭之其過杖壽登數人者亦
以四人主逐羅之議也及聞之林桂之捷恐粵西浙安上
將返蹕桂林遂以四月　日　朝駕移蹕武岡州改武
岡為奉天府以事皆決于承胤矣而承胤前所遣援之

桂林兵在城與焦璉兵主客不和于五月十四日與璉兵譁鬨擊傷璉士掠城中而去留守瞿式耜檄誅爲首者二十餘人既糾承胤馭兵無律狀十五日焦璉兵亦出城赴黃沙鎮北兵偵知桂林兵變復圍犯桂大集平樂陽朔之衆號召土賊猺賊蜂湧而至璉聞知復從白石潭回桂部署略定二十五日北兵薄城下營于大昌門外時方積雨城壞數百計攻之吏士皆無人色璉畏劍披甲督諸將分門拒守副將白貴白玉陞堵文昌門留守式耜用大砲擊殺數騎勢少卻二十六日黎明璉與白貴等未及蓐食遂開城出戰格其不備擊殺數十

人自衣祇干捷呼曰兵腹枵矣奈何式耜急括署中米蔬飲搋城下分餔再戰日晡而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士氣百倍北兵大敗盡棄甲伏而奔剽特馬之驟隔江復發大砲助其殺勢遂乘勝進蹂殺十里斬級數千初北兵分路一從栗木峒來不知其前兵已敗馬之驟聞之疾馳渡江求登岸敵爭迎擊之驟遇蔡士呼連斃三人皆奔竄復追殺二十里而還自是北兵膽喪不敢復窺桂林奏捷驍勇敢戰得士心久寺桂受留守國士遇故桂林賴以再全殺聞封捷新興伯式耜臨桂伯式耜力辭不允再疏請返葬全州不報上在奉天台戶部右

侍郎嚴起恒為大學士同吳炳入閣辦事起恒紹興人崇禎辛未進士初任廣州府知府以廉能陞衡永道崇禎十六年獻賊犯湖南官民逃散衡公守永不去諭門吏早暮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去者漸返賊退永獨全上即位加戶部右侍郎督餉湖南餉不匱至是召入行在為東閣大學士為人清介和惠雖非戡亂才然一塵不染頗為藩鎮所畏服何南流賊曹志建等十數營相率來歸封志建保昌侯晉何騰蛟總制駐衡州巡撫諸胤錫駐長沙軍勢頗振

是時湖南有童此院每戰身先士卒　以勞瘁

死韋名曠字予野號我山尋亭人由沔陽知州
累官至巡撫奉命經理湖北人呼爲韋近院云
予有韋北院行
昔年避難遊雲間韋公脫身沔陽還人言洶洶匿
不得翻然投艦營馬草天子親征駐湖南陽公節
鉞收湖北昔何遲懦今何雄維騎生馬挽張弓身
先士卒身搏戰身歿人稱韋北院
焦璉既屢戰勝隨于八月初六日率兵直取陽朔下平
樂叛將李明忠據得以職柳州之宵遁陳邦傳亦由賓
州柳州出復潯州次復梧州全粵粗定留守式耜復具

疏請還桂林奉旨擇吉日返蹕而北兵已陷長沙由寶慶直趋行在二十五日突至奉天城外上奉兩宮踉蹌斬關出從間道達靖州時百官星散大学士吳炳被執死焉劉承胤擧城降（後聞北所惡其賣國不忠回至漢陽府斬之）扈駕參將謝復榮以兵五百入斷後与追騎戰歿于王家堡上遂回靖幸柳道出古泥總兵侯性司禮監寵天壽率舟師五千迎駕會天雨泥淖乗輿服御沿途散失宮婢内竪皆狼籍雨中飢困不能興性頓飾行宮盛供帳凡御用器物悉備中外隨駕者僅百餘人所需無有缺乏上大喜太后請于上面封性為商邱伯以 天壽代王坤掌司

一

禮監印上次柳州

初北師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勢甚危會粵東余龍起兵龍故江上盜有衆萬餘出沒廿竹灘廣州陷建義者多歸之其勢益張焚北船于東莞遂突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歸撥成棟還師禦之兵部左侍郎張家玉舉人韓如璜起兵殺東莞縣令鄭霖闕門以應已而成棟且至遂棄城以舟師屯杜滘村遣張元榮陳瑞圖奉表行在進家玉兵部尚書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亦起兵于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

師圍順德李成棟既破余龍遂起順德左營迎戰敗死彩兵破杜溶村韩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成棟圍新安復棄城走博羅遂據博羅七月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村與陳邦彥共攻廣州初邦彥約城內諸降將為內應期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子壯先期以五日舟師薄城謀洩比撫佟養甲捕諸內應者悉斬之發巨礮擊舟、縱兵退比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于白鵝潭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又棄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煌

知縣朱寔蓮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曾清遠指揮白曹燦反正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成棟用四姓賊鄧昌譽為導至高明發假破其城殺朱寔蓮子南門樓子壯麥而炫背被執成棟遂圍張家玉子濤羅城破家玉走增城急攻之成棟攢旅增城內外夾擊家玉敗火藥盡乃與諸將痛飲夜投濠死將士數十人皆死無降者子壯臨刑罵不絕口養甲寸磔之分其骨骼散諸各郡城樓偏占廣州諸紳坐堂上觀其受刑以懼之麥而炫陡死而家玉首亦至東莞李覺斯與家玉

有仇時在坐請審視怨為所欺養甲曰視此貌清正固是義士必家玉也未數日成棟破清遠陳邦彥率兵巷戰力屈赴水死兵鈎出之與揔兵曹天奇同檻送廣州既至大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義旂然舉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桂林武岡間猶得從容駐蹕者三人不為無功也

予有弔陳張之忠詩

寸磔常山痛未休當時成敗揔難謀出師不戰身空死報國無能志已酬事轉遺孤猶畏害（公遺孤猶為粵

當事再忌庇尒列郡宣金收嶺南反正山渠戮庄事忠
臣尚有餘
罵賊都门太史雄書生殉國勇從戎南兵馬合知
無濟西李安駐正有功里巷仇犹防偽妖頭顱□
亦識孤忠謹言君父誰同報已博侯封晉乃公京燕
初陷公拘大罵李賊、、義之太翁以公功封增城侯
九月上在柳州留守式耜再疏迎駕極言粵西山川形
勝兵馬人心俱有可恃年華豐稔飛輓有資上遣閣臣
嚴起恒詞臣劉湘客至桂林与式耜酌量移蹕事宜督
師何騰蛟亦至忠南安部永忠卓鉞騎萬餘自湖南來

百姓震駭復与焦璉三主客不和會宣章伯盧鼎六至
自是兵勢稍壯騰蛟遂平滇璉等與永忠分汛防禦桂
林以安而柳州叛將覃遇珂与守道龍文明復叢攻殺
武至犯駕上幸象州十一月北營佟養和率兵犯全州
灌陽騰蛟式耜集永忠璉誓于神刻期出師又命盧鼎
興滇帥趙印選胡一清等分路駐全北兵至合擊大敗
之追殺之十餘里斬首千級奪馬之百餘匹養和僅以
身免諸帥建營而軍亘三百里北兵退式耜復請駕還
桂林十二月初五日上自象駐桂太后及兩宮俱駐南
寧府先是七月司禮監龐天壽奉勅至桂催兵下梧州

久留桂王坤既被劉承胤迎困緣馬吉翔復入自武岡至柳至象票擬皆出吉翔手也及至桂臨歸諸內閣丶擬復多改票式耜力爭之不能得是時何騰蛟暨諸將列營永福而焦璉與永忠兵益不睦璉走平樂永忠營興安

永曆二年戊子正月上在桂林叙元年全州功晉封騰蛟世襲定興侯桂國太師兵部尚書諸將周金湯熊兆佐馬養麟各與掛印滇帥趙印選新寧伯胡一清興寧伯永王祚蒲纓各與掛印焦璉晉封新興侯二月二十一日報北兵前驅至靈川二十七日郝永忠興安被襲

急奔回乘夜遁　王幸柳州式耜請候督師騰蛟抵至不聽嚴起恆請避之天以方至數乘輿已發矣永忠放兵大掠還滇營兵亦自靈川撤回城中煙焰彌天兵刃相加不辨主客公私塗炭朝士皆被戮辱式耜亦被劫入舟行三日放回泊樟木港遇刑部侍郎劉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請式耜下陽朔催焦璉入援先遣一吏入城集烟火取倉儲餘粒艸檄分路四發俾遠近知留守在也于是焦璉自平樂馳入桂楚鎮周金湯熊兆佐鎮帥胡一清聞變皆至督師騰蛟亦提兵自永福至北兵復知桂林兵變乘虛襲桂直抵北門式耜守謀騰蛟督兵三

面去胡一清欽演兵出拱極門周金湯趙兆佑欽埜兵
出武勝門進璉隨背師去　門璉總過敵即奮臂大
呼諸將軍在璉殺賊單騎橫矛直衝敵營敵圍之數匝
璉困被大呼殺入而璉合璉歡鼓十人貫其營而出趙
而白貴以銳師回面急攻之皆殊死戰演埜諸營又促
旁擊夫敵不能支遂敗演帥胡一清澄東赤奮擊演大敗
之一清騎剪鬃馬敵呼為牛遇之輒曰避騎牛者之子
為人短小使擲馬工騎擲如飛善用鐵標槍于十數步
中取人百發百中馬疲斬一敵躍上其馬以馳而璉追
數二十里北帥墮馬幾獲遂北渡甘棠適乞留守于北

門待督師還並豐入城三月二十二日事也嘗承忠之
私監司府縣俱捐數百姓逃匿山寮間是時將軍列
營榕江日需米數百石無所出武耜多方搜括得升升
往得斗斗督師計升斗分給士卒食久之民皆爭出粟
輸餉大足督師乃得率諸師出嚴關而留守文相勞苦
復文於慶也工以三月初十日至南寧虞澤者大學士
嚴起恆錦衣衛馬吉翔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靁
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七八人耳也是武耜乃工疏訊
行在所候工及三宮起居工狀知留守無恙桂林僅存
而為之注下下詔褒賞慰勞有加五月二十七日督師

復全州其根據疏有曰為皇上以信臣用臣北武耗一
人也先是四月初一日皇子生甫十日聞粵東有反正
信而江有金聲桓反正疏言金聲桓本南寧侯左良玉
大帥所降此用為江西提督副將王體仁本號賊後撫
者兵號雜毛聲桓忌之乃與其部將王得仁深相結并結
帳下洪健兒以計殺體仁用得仁領其軍疑建昌幕中
書子悅信豐人也每勸得仁反正殺桓幕客吳道開陰
與子悅同謀有黎士彥者善偽敕印因南昌鄉紳翁
鞠以通于二家兩師猶豫未決會御史董某巡撫江西
貪虐索取得仁家女樂得仁憤甚遂以正月二十七日

殺御史舉兵反聲桓稱豫國公得仁稱建武侯皆士彥

勅印偽封也遣人賫奏行在至是於逆廣東提督李成

棟自負有取粵大功一旦以從叅甲為撫督受其節制

意不平亦懷異志令家屬在江南遣標將范承恩潛往

松江以計迎取後至粵總戎掌事值聲桓以定南瑞撫

建諸郡路阻承恩回叅致聲桓檄書時叅甲覘知正在

南寧撤戍棟兩路進兵一從連州入賀平取桂林一由

高廉入南寧又撥水師五千駐梧州策應成棟辭以無

餉觀望不進叅甲趣藩司即行措辦畢布政袁彭年先

以庫存銀八萬兩付成棟叅甲不知也三月十七日黎

明成棟原令兵齊集教場訛言無糧將為變自語背抵請養甲紀王撫韓養甲出城鉄騎布滿城外馬尚足前佟權之大謀成棟先取其核背印抵之三軍歡呼同時剿辯養甲亡自剿辯即時出榜以反正曉諭吏民用永曆年號檄各府郡縣改復衣冠粵東十郡不半月而底定廣西巡按耿獻忠于積河閏信亦事所原剿辯接織先遣官出南寧探知東省情事舉朝未之信也成棟于是遣官進賀表具疏迎駕原任廣西巡按曹自燧高雷巡撫洪天擢俱從成棟軍來前朝成棟命部將羅成耀帶甲士五千迎駕潯州封成棟廣昌侯諸將俱而掛印

袁彭年耿獻忠洪天擢曹自煌張調鼎等即行擢用
成云成棟取兩廣取信印數千顆獨取總督印密
藏之一愛姬揣知其意勸舉事成棟拊几曰如松
江百口何成棟松江人時帑孥在焉姬曰大夫不
能割愛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哭
曰我乃不及一婦人乃與袁彭年往調鼎謀舉全
賂要人以取帑孥之在松江者時發而金聲桓以
南昌叛聲桓方攻贛州帥高進庫求援於粵春甲
命成棟率兵出嶺檄藩司袁彭年給餉湖若金彭
年故不發以餉匱辭成棟因候餉不行時歲大旱

二176

羣盜蒲山成棟陰結其渠魁為用謂養甲曰贛旦暮且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決不可保且彼啟言求復衣冠耳盍姑許之以請亂乎養甲猶豫不決羣盜日逼城下呼聲動天地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停服治年號養甲乃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見得此榜隨出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見之愕然然業已無可奈何兩司官因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乃下令兵民即時解辮而以所藏繼背印表文工之然其所聞于反正諸公者寔不然也

五月工命所司修葺興陵（即諡皇帝陵也）六月工出楨州謁興

陵上驛梧州晉封成棟惠國公總兵杜永和江寧伯副
將楊大甫興安伯羅成耀寶豐伯董方策宣平伯郝尚
久新泰伯張月博興伯閻可義武陟伯侯泰甲雅係滿
人順正不撓亦封袁手伯成棟迎駕東幸桂林留守瞿
式耜力請幸桂令簡討蔡之俊從事嶺正發先議入迎
時東勳情反正功高挾上以不得不幸之勢上遂由梧
入肇城棟迎于百里外備銀幣兩以備賞賚八月癸巳
翔上至肇慶以肇慶府為行宮成棟釋甲胄肅冠裳
入見上出語曰人心南面坐者真天子也其見之不覺頫
首至也乞召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番禺吳

謚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

謚文烈張又尚存以增城侯陞見陳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時六部

九卿堂官首缺輔臣嚴起恆請補用反正諸臣准依恩

文武原官銓補勅召舊輔臣黃士俊何吾騶原官入直

以袁彭年為左都御史洪天擢為吏部左侍郎耿獻忠

為戶部左侍郎曹自烇為兵部左侍郎張調鼎王芋芳

填列卿寺兵科給事中吳其靁疏言反正乃成棟功子文

臣何可與議兵卿二爵賞太濫有傷國體不報成棟陛見

議大造宮闕于廣州城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工章廣

城刑部侍郎劉遠生入朝遠生原名廣胤贛州戰敗被執繫南昌獄中逃出見思文

帝子汀州〻復其官以舊事守遠生為名進會成棟遣自嶺還方修行覲遷秉
輿工命遠生勞之遠生與成棟有鄉里誼因說成棟曰
天子天下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與天下共
之君在此則爵賞征伐人將天子必有私隙令寄政不
可不懼也且江廣同時反政六師當不日下金陵工不
遑往林又云直從南韶出江右耳承幸廣城則示天下
以尚易之局矣成棟曰善遽止其役第加儀肇慶府城
為亭驛于地有人獻白玉一斐諸方廣盈尺云道人得之南海工命製成璽文曰皇帝受命之主
是時南昌已被兵圍圍三月矣和金聲桓王得仁反
正疏玉勅書慰勞改駱國公為馬國公建武侯為懸昌

侯兩勢不悅識者以昌字文為兩日私憂兩勢之不能久也一時海內響音乃不即乘勢東下直取江南據江右迂儒謬計以寧廣人起兵不破贛州畢服欲患因併力攻贛州久久不下而北帥譚太乘虛襲南昌於今贛州還師退保南昌南昌兵頗盛每出戰勝負相當以為捍衛所依擇時日決戰于是閉城自守北兵乃益築壘掘深塹困令求出一戰不可得矣七月惠國以成棟提兵三萬度庾嶺攻贛州以救南昌軍容甚盛贛州守將高進庫偽作降其實堅城以俟惠國之師使南昌坐困也惠國信之遂還軍嶺上

某以九月初旬度嶺至南雄遇督餉侍郎張調鼎
于南雄守坐工于玄贛州兵不降去城三十里每
一騎出挾標三不捕村民入翰城以為常志在堅
壁清野無降意也宜以大兵駐南安敵意攻贛專
國從間道趨南昌解金玉之圍是為上策調鼎以
語成棟成棟笑曰書生何所知其降書方寄尼王
寧有變也耶已竟不降而成棟還廣州

某有過嶺南雨詠太昊設虞事詩

廣州亦有咽喉地天下誰吟金雨王受困五月圍
不解援師只盼嶺南強我聞章貢頻負固堅壁清

野還羸精銳兵從之附可掣且出間道趨南昌
十一月初一日督師何騰蛟率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
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先後涖州殺其鎮將
余世忠巡撫李懋祖永州堅守歷三月前後大小四十
六戰殺傷過半所存羸兵不滿千糧盡咽糠囓草初食
馬繼食人城中婦女老幼皆食盡城破之日滿婦官署
所剔婦人陰弃不食者出之計十五石初五日監軍御
史余鵬起職方司主事李甲春領兵復保慶兩郡提督
同日並奏平敵大捷二十九日督師露布出恢復衡州
入據忠貞營李赤心復拔已取益陽直抵湘潭于是瞿

式耜忠疏請上西幸有云天下大勢在楚不在粵粵東三面阻險易入難出不敢爭者以勳臣成棟一片血忱方倚為江右救援一旦拂其望幸之心何以勵忠今衡永恢復將況東寇粵之西背愈厚贛州負固江圍未解粵東之西尚寒李成棟宜奉皇上去危就安既無內顧可舉右以圖贛而楚師得吾乘親臨勇增十倍便可乘勝以長驅矣時陳邦傳恃恩驕橫黨緣禁近兩馬吉翔相為表裏初冒封富川伯以迎駕功封思恩侯已晉封慶國公又冒功封其妻父茅守憲寧端伯中軍胡執恭

武康伯後奉世守廣西之敕行文巡按御史查核通省錢粮武相特疏參之兵科給事中吳其靁疏論世守非制併劾撫劾中書張主先廣西巡撫魯可藻巡按御史吳德操各有參疏督師騰蛟六上疏敍正湖南勳鎮曹志建等皆諱飾不平事遂寢究其故實馬吉翔由桂林留守不悅故加邦傳世守以握全省予奪以撓留守之事權主先小臣承旨奉行及追于公論吉翔乃請原稿勑書止居守總世守也外議益重邦傳以改勑之罷然國勢大衰矣吉翔由邦傳執恭皆浙東人崇正朝執恭為兵部火房舞文吉翔邦傳皆由以得官執弟子禮于執恭故執恭雖為邦傳中軍而邦傳猶稱之為老師推

其指授是聽三人者一詩向通內阿呼府天南半壁定
埃此三豎子手也

邦傅駐潯州所行不法以狙欵柳慶巡撫劉嘉

于有端州雜詩

潯州節帥嚴界庸遭際同膺大國封坐擁旌旗
賊虜撒徼兵馬無淩從容興朝名爵真榮溢龕地
征求豈勝供柳慶撫軍新遇害司刑無計問渠究

誅奏伯，平從香甲香甲有察表此北書成棣投得之上不
欲顯其罪于初十日命往梧州代祭興陵李元胤遣健
兒殺之于江中國姓朱成功自海上遣官陳士京入朝

朝議封成功延平王十二月成棟率師再出南安陛辭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庚關以外事臣獨任之又疏言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武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獎進內臣衛臣不宜干預內閣機務蓋有所指也馬吉翔御之

惠國涵酒經儒再出嶺有忠宣伯者係陰武朝冒封辭後殺之凡各郡勅使俱被撤回又蔡（葉）舉義尚書揭重熙出嶺以連棊迎擒之賴新附者力戰得脫

端州雜詩

李公雖負中興略再出庚關功未成猶氣豈徒捘與

國銳師何枚柱堅城降書押上謀難測戰鼓相聞敵
莫捏整暇不嚴防燕飲屠酒沈醉虞書生
元戎伏鉞已專征約法南人禁牽兵烏合自難迎大
敵號騰或可借虛聲冒封懸溢誅無罪奉使虞多撤
有名遄嶺尚書推節弄車迎銅馬脫解生
成棟出以其子元胤留行在掌錦衣衛事西閩新政是
時粵東以反正叙官者蒲翔列排從蘇觀生擁立廣藩
者禁錮不用如顧元鏡以布政使于監國時擁為戶部侍郎唐王立即附觀生入相北兵至首
先迎降諸反正者拙貲其醜然其中亦有賢者皆從此廢謂之孫武
一案元胤不能實河南人成棟養為己子同西袁彭年

交善彭年孟引其同鄉丁時魁蒙正發及陝西劉湘客
與同決事會給事金堡服闋自湖南赴行在湘客會元
胤折節與交交日衆朝士中不無異同漸有黨人之目

所知錄卷三

錢澄之著

永曆紀年中

永曆三年己丑正月元旦兩免朝上在肇慶督師何騰蛟疏至奏湖南千里一空前恢復諸城一旦盡棄引罪自劾蓋督師初據忠貞營塘報敘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自常德發兵二十二日恢取益陽于十一月初一日分兵三路一取湘潭一取湘陰一取衡山殺衡山縣令于本月初二日過寧鄉初三日巳時抵湘潭于十一月十一日直抵長沙矣隨聞常德寶慶一帶因忠貞營闖入

皆撓常余城東走湖南為之魚爛故再有是殊忠貞營
者闖賊後營李赤心十三部也思文朝受撫賜號忠貞
營已敗入施州衛就糧迎撫諸將錫四同督師騰蛟入
營招撫與有舊而馬進忠者亦降寇素號混十萬既降
封武昌侯隸督師麾下元年秋常德陷進忠退保永定
于二年八月與北兵戰于麻河大捷斬首七千餘級恢
復常德封鄂國公
予有麻河捷行因監軍毛壽毅敘其戰甚悉援
筆述之
中興馬侯古精忠天子論血冊上公毛生夜述麻

河戰滿莚骨緊生英風是日初戰兵不利　騎驍
勝萬馬雄將軍下令盡棄馬短刀充襖來爭功麻
河岸高　初駐欄楯層々壁壘固　馬解鞍兵作
炊我兵突至誰能禦可憐攻壁々不開壁門礮天
轟如雷將軍大呼身先進人々死戰壁為摧壁門
既奪　營亂黃昏截破及夜半鐵騎嘶韁索馳奔
全軍過水容誰窮大風吹月々朦朧照見　營々
已空僵屍枕席安足計餘者盡葬麻河中拂廬萬
落三軍宿胡婦琵琶唱胡曲將軍舉酒徒兒歌戲
觀何處存敵哭將軍破　撤屢侍豈似今無匹馬

還贛的屡朝初吐氣呂陽鉅鹿誰爭先我聞桂林
未舉城走畢相從容袖兩手焦僥三箭殪三騎
城門重閉至今守又聞西有滇帥胡將軍提鋒陷
陣〻中鬪身經百戰銳不挫南人爭推第一勲諸
將矜〻膺國號因時高位何足道馬侯封公兩人
庚此爵廷〻朝廉不冒
是時循錫已如制精術與進忠爭禮有隙循錫除入變
概赤心從變門走抵常德欲令進忠讓城屯其老營未
至常德百餘里循錫先至與進忠椎牛歃血盟誓同獎
王室進忠心知其謀終為一語盟罷入城即命趙帝中

盡驅百姓無老弱悉出城因假火燒城中房屋不遺一椽遂空其城而去直達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聞之亦棄寶慶走各郡鎮將莫不聞風驚潰忠貞營所至皆空城彼亦棄之而去東趨長沙是時督師駐衡州奏入朝議令讓衡州與忠貞屯駐老營即促其由衡出茶陵往援江省諸帥皆由寶慶進取長沙詔未至督師已檄馬進忠由益陽抄出長沙下截北來援兵期諸將盡集長沙城下身往忠貞營邀之入衡州其兵已東隨尾之趨湘潭湘潭空城也督師標兵六千人聞往忠貞營恐為所襲皆不肯隨從從騎卒三十人以往于是馬進忠等業

奉檄前發聞督師輕身往遣部將宣威楊某追躡之未未至而忠貞營亦不守湘潭是時北兵乍逃長沙孤懸湖外城崩三丈我軍壁長湘間者烽火相望北將徐勇計且不守矣一日以輕騎數百出城偵探經至湘潭間知城守無兵僅督師一人在焉遂入城率其諸將羅拜勸降勇跪督師標將降北者也督師大罵遂擁之以去既去楊某始至城已為北兵所守急入城求督師凡七出七入不得最後出至某橋遇伏兵矢中其喉遂自擲于橋下以死北兵尋亦大至馬進忠等聞之皆逃而忠貞營潰走臨武藍山由懷集賀縣闌入粵西沿途肆掠

衡永郴桂皆為蹂躪矣督師逐次于沙長次之日城外內兵民皆為之舉哀蓋正月事也滇帥胡一清等云棄永州而還凡已收復各郡縣還此復陷報至行在震動上輟朝哀臨予祭九壇贈騰蛟中湘王

予有悲湘潭詩

長沙兵散湖南空湘潭城中失相公舉朝變色摧天柱白日慘淡暗行宮往時百戰不足論即今遂棄無成功可憐公長終五人頭重萬谿一老翁銅馬百萬哮貅虎仰公乳哺嬰兒同時危錮然誰用命赤手空空驅犀雄湖南湖北境千里榛莽掃霧

隨天風祇殘長沙不日得將魚命在沸釜中諸公心勞轉誤計忠貞兵未至毀懼之常德焚燒寶慶走諸將離訴挽誰任長沙城壞無人登萼將奇守復聞我兵潰走任東西相公將在湘潭駐夜半啣枚　騎來湘潭無兵城門閉相公衣冠能識擁去羅拜叔如雷大罵不絕相公死但見長沙城中皆舉哀功名事業長已矣君自義士胡為哉君不見忠貞兵過蒼梧野者公建旌導馬西

十三日吏科給事中丁時魁等與科道十一人入相免冠歟卯于內閣而閣臣朱天麟嚴訪金堡赴行在將有

建白道桂林以云留守留守令至肇與劉湘客酌之參疏八款李成棟陳邦傳龐天壽馬吉翔皆在所參湘客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用馬封上一時風采赫然補兵科給事中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傳潜通降啓心鄙之及是爵位相等甚恥與噲等為伍得疏大喜故元胤交歡湘客不知成棟初亦在參中也

予有端州詩

給事趙朝袖草雄更生筆削聖虞公金吾參柔寧無過中射從龍信有功多難未須爭水火一隅庶用利西東向來本爵元勛忌豈謂元勲忌亦同

是時袁彭年掌都察院事劉湘客以唐亨與副都御史
丁時魁掌吏科蒙正發戶科金堡兵科五人者終日聚
會國是由其主張諸不得志者目為五虎以元胤為党
魁云吉翔陰驚被堡參畧不為意邦傳憤甚上疏言堡
謂臣無將無兵濫冒封爵請遣堡為臣監紀以視臣十
萬鐵騎且言堡昔為臨清知州降賊受官逃回今自湖
南來為北人閒諜云云時閣臣在直者嚴起恆與朱天
麟天麟得邦傳疏抵几大笑曰金道隱書罵人今亦被
人罵倒耶道隱者堡表字也遂擬票金堡辛苦何來朕
所未悉所請監紀著即令議其謂辛苦何來時用杜子

美辛苦賄中來諂耳于是時魅等入闈大譟曰奚論邪
傳諸監紀即令監紀僅又諭郝永忠若永忠請其責亦
即與之郎遂相率趨殿陛下免冠走出上聞大驚諭諸
臣與舊供職天麟亦上疏自陳即日引退二十八日召
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赴行在吾騶自閩遁回成棟破廣
州即薙髮出降與成棟相得甚歡令修粵東志阿諛
新朝為粵人所嗤元胤盡執禮門下故力薦出資固在
士俊前及至因為首輔物議不平臺省無言者行人司
方作亨太僕寺丞張尚都察院經歷林有敎相繼伏闕
極詆之皆奪職去

予有瑞州襍詩

江右安危久不傳諸君高慶會新年未知南粵將軍貴裕謂西周公于賢卿士幾人能入幕朝廷何事可分權東來相國休營籍激切彈文出款員回首神京直北看天隅教郡豈偏安此閒政府頻虛席何事言官職免冠國法未嚴臣節見朝廷多故聖恩寬即令典制遵神祖竊竊總拘文此日難

已吾碭與司禮監夏國祥交通為金堡所參不安其任未幾亦引疾去士俊為首輔同起恆入直起恆每事持平多不懷直人意又與龐天壽馬吉翔皆從龍共事久

兩人之進于恒無忤時甡等疏指為邪黨起恒亦不以為意三月初七日惠國成棟出問王并開南昌以正月陷成棟于正月再出嶺攻贛州駐兵信豐是時南昌已破金王兩勛俱沒贛州勢益壯我兵益孤二月北兵自南昌泝流援贛且趨新豐諸將事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久雨其夜成棟坐城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大半矣成棟莫能禁慷慨歔欷命巨觥痛飲誓死城上左右挽之上馬渡河河水漲馬力弱又已大醉中流人馬俱沈三日後人見有擐甲抱鞍植水中者始知成棟死也中軍杜永和挈其印先歸餘將皆全軍而逆

予有悲信豐詩

信豐城外口來急將軍勒馬城上立黃昏對酒坐城樓諸將言事酒(一作設人)酣聲咧咧不嗚嗚晝無人敲夜半斬關諸將失誰扶將軍上馬行城外小校雨如注將軍馬步不得渡馬身已沒將星沉親吏相問誰相顧偏裨左右盡歸來獨少將軍匹馬回閩門晝閉烽堠紀天子震悼羣朝哀詔君且勿哀軍中收得將軍印元帥御(牙)門昨已開

悲南昌詩

信豐城敗悉國亡　馬東來勢頗張白旗八桿章

門生始問正月失南昌南昌將軍暗我枕嬰城坐
守禦　圍閭闔萬戶人盡食抗整百道鳥難飛敵
乾城飢夜深陷將軍上馬猶酣戰金公赴水氣如
生王侯刎首邑不變江人莫恠無援師縱有援師
來亦遲兩熟收兵自不出客兵雲集來何為去年
攻處祇自弊今來守城墮敵計又聞倡義非同謀
到底相復還相利古言兩雄不並棲何不令兵將
角湖東西何為一城坐困與俱斃使我百姓無故
成棟既舊歲此城初反正而今城破復誰恨英雄
成敗古來多其奈城中人命何

報至衆朝震驚元帥入見上上對之哭極哀封元帥為
南陽伯掛車騎將軍印元帥力辭仍以錦衣衛提督禁
旅追贈惠國公寧夏王諡忠武予祭九壇同時贈昌國
金聲桓為豫章王諡忠烈督師何騰蛟為中湘王諡文
烈杜永和等既回廣州上手勅遣戎政侍郎劉遠生往
慰勞之以遠生為諸將同鄉素所親信故因是用之摠
督軍務比至廣州永和已重賄諸將共推為留後居然
坐軍府開印行摠督事矣永和雖稱摠督諸將實不用
命惟賄是求不復有出嶺之志

端州雜詩

乍袁元戎畢國悲罪中留後畢相推即慈闖師權旁落豈慮天下以下移諸將比肩較節鉞同官屬目擁往說紛紛割據知難問從此閩門不用師

方忠貞潰入粵西時諸將追之不及隨兵千餘人從鎮峽關入粵駐閩防守者保昌侯曹志建也有宗室朱謀堙在其營謂志建曰此必忠貞欲入閩堵為前導將謀為內應耳志建信之又詣堵曰曹公甚疑君奈何堵不謂然遂解甲安寢志建發兵圍之盡殲其衆堵父子遂出復遣騎追百餘里有何貢生留宿寨上既去曹知之破其寨殺掠一空堵晝伏夜行狼狽達梧州上遣閣臣

臣嚴起恒居事劉湘客至諮安撫忠貞會忠貞已越諮而南由潯入橫矣遣遇胤錫至還載送行在胤錫入遂與吉翔合欲激忠貞東來與東諸侯犄角李元胤知之大言曰我輩作難于時渠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東乎且皇上在此他來何為胤錫計沮忠貞于懷集賀縣富川一帶超殺甚慘上命兵部侍郎程峋前往宣諭中道遇害其家人赴法司訴係封川守唐官張祥指使祥元胤部將也元胤恐峋召忠貞入行在故有是變廷論莫能決

端州襍詩

中丞本意領中樞詔撫忠貞拜命趨祇恪兵鋒霧嶺嶠何圖節、使長萑苻馳驅未遂還相志海清乾捐報主軀縱使官途多異議無端陰計未虞誣

及忠貞棄捨入侍陳邦傅獻女于高必正結好慫恿必正提兵入桂留守知之疏請以粵西全省糧餉分給諸勳使無侵擾邦傅計不行脅錫貽留守式耜書云上有密勅東人握君掌上一朝不戒生翊入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惟卿與瞿先生圖之式耜大驚謂此決非上意乃歷書四年朝政並諸勳人品邪正始末與脅錫別白言者無批東徼西以興同室之鬩上聞特發手勅取脅

錫原書併所奉宗勅務窮究其事式船恐別生事端以
業付諸火為對力解釋之乃罪將錫初侍吉翔援擬
入朝即用輔政及是上頗不悅丁時魁金堡等復疏其
喪師失地之罪楚人怨之尤深遂不見用

端州雜詩

晉師失勢在蒼梧敗後猶防列鎮圖赤地魂消千
里恨滄江客散一舟孤戎機誤國休輕試使相還
朝豈易趨莫怪言官封事激中湘遺慟高天隅
忠貞部曲駐施州躍馬[illegible]謀江上勢方成
破竹心中開思起諸侯三年百戰城全棄五路連

營兵已收湖北湖南皆赤地蒼梧衆郡迴生慈
堵公亦是濟艱材曾樹荊南萬馬回心恃舊恩兵
可用疑生諸將忌先反檄援江右無時去圍困長
沙元不聞試聽楚人終夜哭招魂千里為誰哀

是月雲南孫可望遣官楊畏知龔彞至行在請封畏知陝西人崇禎庚午科解元原任畢節道與可望識被執可望親解其縛遂以為巡撫重禮之龔彞雲南人崇禎甲戌進士原任職方司主事初張獻忠僭號四川有養子四人皆封王長孫可望為平東次李定國為安西次劉文秀為撫南次艾能奇為定北獻忠敗死可望等率其

眾奔貴州入雲南値臨安蒙自王司沙定洲亂黔國公
沐天波走永昌可望封平定洲没省城迎天波還去其
偽號稱將軍遂據有雲南可望長精通文墨位國第一
又文奇能為貴州鎮帥皮熊璥學兵其將馮雙禮主其
營事可望以術籠致之遂兼而部凌欲自大而定國文
秀素與比肩不德約束啟可望乞封朝廷謂封爵出自
天朝者為真王而閩所稱號皆假窃也思得借此以駕
馭兩雄使受己節制本意不過仍平東舊號而已于是
給事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連上七疏朝廷重違
其言有宗室朱議衆參堡把持誤國疏下疏工畏知白

朱君謬矣給事言是也給事引祖制以爭使滇知朝廷有人皇上破例封之使滇知為朝廷特典不更感恩乎貴陽鎮帥皮熊遵義鎮帥王祥皆疏言可望名雖歸正實非革心朝廷毋為所愚廷議久之不決

端州襍詩

春王朔未出閣門喜見滇南使叩閽請附心知天命在乞封名仰聖朝尊漢家故事須廷議明主權宜有特恩史記功臣多賜姓何難破例與稱藩

吳知又曰彼意不過欲駕出兩雄上耳今既不予以王爵則晉以上公而爵兩雄以侯使等級有異彼意亦愜

矣于是定議封可益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晉封
列侯差大理卿趙煜為冊封使同吳知婁費勅往自三
月入舉至八月始離行在滇之請封者正使吳知副使
蔡而外有武弁二員潘嗣榮焦景禧令護送而使不見
朝也脩錫知朝議不允滇請陰欲結納滇二弁至七星
岩設席歃血與盟次日邀相士飲堡遂向詰之且責曰
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偽欲與此輩交
結何耶脩錫失色徐曰吾辛苦萬狀如君言全無功矣
堡應曰勞則有耳功則何為二弁亦在屏間盡聞堡論
脩錫大恨數日遂引疾去次于梧州趙煜過梧脩問二

并詰示敢行知首錫給有空頭勅乃就首錫謀擒詔封
為平遷王換給印勅以往

端州襍詩

諸相臨邊未建勛梧州擒詔冊滇雲便宜本是朝廷
賜封事無難咫尺闕謀咨賊臣憑假借使煩屍罔重
紛紜印令廟議何時決聖主殷勤夏執與分

潯州鎮帥陳邦傳中軍胡執恭詗知之與邦傳謀亦以
所給空頭勅擒詔先往忠貞攝有賓州橫州勢與潯通
邦傳思結歡援于滇覓與執恭擒詔封可望秦王先期
入滇武云邦傳執恭皆承吉翔之旨指也執恭遂由間

道以四年正月先至滇可望大喜縢黃布告賞賚三日而畏知等以平遼王勅印至可望不受云已受封秦王矣畏知曰彼偽封也因命執恭與面質執恭曰彼亦偽封也行在所封景國公勅印具在可望大怒遂辞勅使下畏知及執恭于獄別遣官到行在請旨四月　日上御筵經初留守式耜屢疏請開經筵薦詹事劉湘客為講官至是乃解副都兼衛與詹事黃奇遇同直進講筵張彭年時魁等每有建議必决于湘客後行彭年所持者正紀綱慎名器其實祇爭辭饒重資格而已湘客好言典制然其所習者皆先朝恒規也湘客諸生由薦舉起

家受知于留守初以編修兼御史繼以詹事兼副都亦隨數年等以資格超人人益不服

端州祿詩

故人顧髯已邪初憂國國君志未舒名動宫廷宜早達宦兼清要豈長居也知官熱心原冷莫使交親跡漸踈同是布衣君最遇從容膴仕意何如

時魁頗招權剛狠有氣習同輩亦不善其所爲正從惟依附諸公聽其指使獨金堡素負清直遇事敢言挺豁刻不近人情筆鋒甚銳人頗憚之彭年先朝給諫有名譽既降北物望大減及提宗憲核資俸清冒濫不少

寬假怨者尤衆又每自侍有同謀反臣功言争論上前語不遜上責以君臣之義彭年曰使去年此日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聞者咋舌由是上心不善五人

端州祿詩

霜嚴憲府凛難攀大諫風裁吏領班便殿連朝求召對勑書昨夜又封還朝廷縱小名猶在方鎮徒誇奉未康底事發心詞大憊五千鐵騎動龍顏

彭年初為給事吳其霜持疏爭上不聞柔是有張述載者涇縣人原任江西瀘溪知縣以節義自命至行在久

不浮言謂彭年輩抑之也于是伏闕既彭年罷貳云司禮監夏國祥使之因祥為聖安幸擋入粵新用事與述載同鄉能探知上意者故有是疏彭年自是氣稍沮久之間毋報李元陽疏請奪情不允遂祥往僑居肇慶城外先是相士有東西之分自粵東來者以反正功氣凌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髮未薙以嘗求人而東西又各自為類久之遂分吳楚兩局主持吳局者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張孝起李用楫外則制輔堵胤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翱雷德復蜀中之程源東粵之郭之奇實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蒙正

發袁彭年彭年楚人然私粵而不私楚徒西劉湘客杭州金堡既與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関白居然一黨矣至于禮部尚書吳璟文選司郎中施召徵皆吳人吏部尚書晏清楚人俱浮沈吳楚之間其不得爲局中人甚多如工部尚書秋獻忠兵部侍郎曹燁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緯通政使毛毓祥廣東學道李綺雖與彭年同爲粵東反正而于楚人氣燄不通凡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于督師留守門者大半歸楚吳人謂楚東倚元胤西倚留守吳則亦内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蹤跡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耳目耳

六月惠國成棟表至自嶺北元胤回廣州治兵受弔上賜祭九壇事畢詣赴行在時惠國舊部董方策楊大甫各擁一鎮大甫尤驕悍不法至是入覲元胤邀飲其宅即席格詔斬之

書所聞

楊帥風聞已就刑天闕此日識朝廷漢家有法宜明正都尉陝國似不經諸將殊梁謀蓋狡異時倉卒詔誰聽南陽閫罪功非細鄧恐蕭牆禍未寧

自成棟沒庾関不守閩北兵將有窺粵意粵督杜永和來請寶豐伯羅成曜出鎮韶州扞剳南韶扃之要塞萬

始行

廣州雜詩

江旗影颭角殷喧南海牙高溜後尊秋至將驕誰出嶺日高人沸一開門有司心厭王宮戚除吏書愁幕府頻莫怪揔戎難節制將軍原未識君恩

寶豐出鎮許分疆租餉憧麾擁道長驚爵頗提藩吏賤輸錢為助嶺軍裝懸知節鉞輕難制卽恐閩門棄不防迎海歸來譚制史墨移同長色淒涼海道

薛宮出迎未回有謀其缺者前竟稍南播道同成喔去

六月留守式耜疏題尚寶司丞張同敞復原官翰林學

士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各路兵馬又題僉都御史王壽敕監督袁國王進才鄖國馬進忠兩路軍務尚奉旨給勑印奇毅公安人前御史王明徙子雅好讀書有謀畧能財貴若楚奇才也同敝為江陵相公曾孫以世蔭錦衣衛千戶先帝時改中書科舍人思文帝愛其才敏特恩改授翰林院編修累陞學士在武岡忤劉承胤仍還任子之職至是留守杭既題復仍以知兵兼總督之任諸大帥皆以所舉為得人云同敝為人健瘦而臂有膽氣每出師輒擢馬為諸將先或敗諸將奔同敝危坐不去諸將復還再與敵持敵而旋退卒以此全意氣慷慨詩

文毅千言援筆立就年四十無嗣妻夷蕭然一稿而已
時焦滇二營再閧焦璉既受知留守再保桂林遂以桂
林為老營滇帥必在胥師標下每赴援入桂與璉兵有
主客之分多不知已而移璉駐平樂陽朔元年冬湖南清
滇帥趙印選胡一清等棄永州率其兵奔入平樂又與
璉爭平樂璉部將趙興于五月二十九日治兵相攻興
兵敗滇兵追至陽朔遇糧道王奕昌救之留守式耜引
罪自劾請郎夫馬檄焦璉斬興以謝滇而移滇老營駐
桂林滇兵自是益驕不可用矣七日留守式耜料舊撫
魯可藻久駐平樂兼任不解且既聞母喪日以墨衰從

事但賦錢糧不理兵馬致新撫余心度觀望不至奉旨
切責先是粵東反正信至可藻希胄妹婿進列銜自署
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之撫稱撫留守劾其擅署
官銜違制奉旨革職于留守軍前戴罪立功內推太常
寺卿余心度為西撫可藻久不離任故再有是疏八月
初一日焦璉部將劉起蛟督兵出全州深入重地敗績
璉軍按法斬之初留守聞北兵漸近檄趙印選出全州
桂圍據焦璉分兵諸藏開州海陽坪間璉卧病湯泉不
即行其部將張明明綱劉起蛟奮勇爭行以全營疾趨

興安而賊留守玩言起蛟會功致賊法所不容但令兵
驕將悍時猾胥身先士卒一往不顧其忠義之風有足
嘉者請以其子爕職從之
九月初五日太監秦宗蛟自湖南返過桂林言辰常德
兵馬蛟麟有歸國心式耜疏請勅印命宗蛟往至則蛟
麟但修書報命而已初九日監軍毛壽敎赴楚路經柳
慶爲陳邦傅標下曾海帥劫掠一空式耜飛檄地方嚴
獲賊首追贓勅書併鄖國印信請印誥勅全提海帥置
之法遠近稱快粤督杜永和入朝粤人黃奇遇鄖之奇
以小忿爭直永和前詬永和所笑朝士恥之十一月二
十一日留守報稱王進才劉之良兵于本月初四日恢復

靖州又報曾志建冰興東陽二縣二十三日報馬進才忠于十月二十七日恢復武岡胡一清進屯東安直取永州半萬才張光翠兵逼寶慶軍殺沒救是月上御文華殿親政

小詩恭紀

傳道文華殿君王政自為親同寀相決萬命諫官隨賜坐香爐近遠宮蠟炬遍聖朝機務容那許小臣知

是時史官之員誥勅多出中書上欲歸其職于翰林内閣輔臣黃士俊嚴起恒奏請考選桂林留守瞿式耜疏

薦部屬臣某某等諳倫銓敘上意特重科名于是禮臣黄奇遇等議倣唐宋開制科取士有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御史等自舉其屬彙送吏部科官臣晏請會同禮詹翰諸臣嚴加考核取及格者若所人其乙榜知名名未仕者上與焉以冬十二月廿四日上臨軒親試徑策三道論一道詩一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先是翰臣奏請詹翰諸臣闈入閱卷是日外廷密奏閱卷官頗通關節上聞即時勅遣出獨留兩翰臣宿文華殿宮中賜臥具內小豎司飲饌閑防特嚴析卷日鶏鳴侍齋各官侍班上出御文華殿輒臣時閱進卷分上中

下進呈拆號上諭科道兩衆情弊以示臣公且曰朕自
即位來總有是擧用此數人毋予用後尔等又多言也
每拆一名御筆親爲填寫拆過一卷遂命已輔臣每三
奏請吏允兩卷合得八人供改庶吉士輔臣以諸臣有
資俸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選例請授編簡上云此朕特
典與考選不同次早上親洒宸翰勅內閣吏部朕親試
取中劉蓓錢東鏻楊在李來吳龍須姚于莊涂宏猷楊
致和等八員著即授翰林院庶吉士官特諭

臨軒曲

從龍初沐聖恩波詔選詞臣闢制科格外部官叨

典試本朝異數恐無多
經年廷議許臨軒今日真成聖主恩橐筆曉趨双
闕下恭隨臚唱入端門
衮衣黃幄殿中間玉几凭臨咫尺攀蹕進爐香宣
歷履分明覲面識龍顏
唱罷勾臚肅伏齊小臣分殿號東西千官班靜相
公出恭請天恩賜御題
內外閫防視項闈金吾傳奉凜天威書生遥幸尋
常見爭似銀貂共錦衣
內臣黃帕奉書來香案從容信手開遥見閣臣承

旨起御題擬就聖人裁
麻紙龍文拼紫黃欲登宸翰費端詳猶防次第違
徑傳口詔傳宣有巨璫
蹕擬起去器將斜老筆難禁舊有花日暮大官勸
賜膳傳聞輦駕在文華
詞瀾巨倒夜偏闌中使頻催蠟燭殘帝輦欲還宮
遍從花磚隊〻宿鵷鸞
當場洒筆慣驚人錦玉圍觀許有神剔燭細書光
武論內家也解點頭頻
分衛早勅玉堂仙夜半簾前急放還猶召閣臣留

便殿堂槀直被禁中傳
侍臣收卷上親臨慙愧么麽貴聖心賸錄諸生沾
節賜同朝爭羨主恩深
未央宮闕蒼初呈內殿班齊賀聖明面勅言官嚴
簡舉當軒析辨御填名
中興特重玉堂賓因請加恩放八人不是聖朝恩
太蒼分明珍惜寵徵臣
最憐新進與同升都吏曹郎籍漫憑曾荷相公核
例請聖恩時賜一條冰
曠典能無舊例遵榜頭端扁首揆倫即居後鏑

疑忝盛事寧堪第一人
煌煌手詔夜深傳八士同時入木天繆是國恩難
報日勞人莫漫羨登仙
勅使凌晨候謝恩口傳天語浹春溫榜中怕有馮
唐老為報青平慰至尊
新恩初許禁中行為謁先師閣吏迎再拜中堂前
致謝共稱天子讓門生
上命輔臣即擇日送館教習推禮詹翰大臣有品行者
為館師是時黃奇遇郭之奇俱以詹事兼禮部侍郎之
奇曰黃由推知考選為知庶吉士典故奇遇曰郭以庶

吉士浮滌散出禮部營轉福建學僉宏光時通賄馬士
英轉陞唐事品行如此可為館師予相爭久之輔唐士
俊亦粤人也請並推侯上親自點定乃已留守疏報湖
南情形言北兵已抵長沙據胡一清與趙印選書有云
北來者其帥所稱定南王孔有德也寔抵衡州水陸並
進一向發兵往寶慶一向大隊来永州等語是時永州
為王承祚張明洞圍五閱月矣其將李東斗堅守不下
有聽命辰常鎮帥馬蛟麟為前鋒以援永十二月十二
日一清兵方薄城下北兵衝救疾趨繞出永州河外一
清不設備遂大敗是夜復被劫營滇將普明全軍俱沒

報至總督同敞馳赴全州檄武陵侯楊國棟駐全州策應全州為粵西門戶危如累卵北兵既解永圍不敢深入者有曹志建兵屯龍虎關即鎮峽為衡水之左路馬進忠兵屯瓜里為武寶之右路兩相犄角也而除夕前一日北兵自江西來者已踰嶺破南雄粵東門戶已失粵西亦勉強支持而已